

一九九八年台灣政局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陳隆志／紐約法學院法學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台灣仍須面對內、外環境的嚴峻挑戰，如何修明內政、穩定財經，如何應付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打壓，如何在跨世紀之交選出可以安內攘外的台灣新總統，均有待台灣人民共同努力打拚。

引言

1998年轉眼已經過去，1999年也已進入新春之交。

一年之計，在於春。新世紀智庫論壇的出版發行，也屆週年。對於台灣政局的發展，現在正是回顧1998年、展望1999新年的好時候。

1998年是聖嬰年與反聖嬰年，聖嬰未復臨，但是天災人禍頻頻發生。華航空難、內湖及汐止淹大水、腸病毒流行，白案餘波蕩漾、生命如草芥的不安全感、警大招生弊案、搶劫、偷盜、家庭悲劇、殘酷殺人案件增加等等，實是多災多難的一年。

在政局方面，1998年帶來台灣政治力量的重整，國民黨「光復」台北市，民進黨則綠化南台灣，國民黨在立法院回復昔日的一黨獨大。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下，經濟力疲困，景氣欠佳，投機性的金錢遊戲美夢破碎，經濟出現危機。媒體競爭激

烈，與政治糾糾葛葛，展現操縱玩弄民意的驚人能力；不少媒體所呈現的反台親中心態更是台灣國的一大隱憂。

三合一選舉

1998年12月5日，三合一選舉的結果，大出意外，北高兩市變天，國民黨大勝，「光復」台北市，立委席次過半數，高雄市雖變天綠化，但民進黨與台獨人士遭遇重大挫折，新黨則走向泡沫化之路。這場三合一選舉，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北高二市的市長選戰。台北市長及高雄市長，分別由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及民進黨籍的謝長廷當選，產生政黨執政輪替的現象。

「扁下長上」，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鏡。在高雄市，謝長廷以387797票，險勝現任市長吳敦義的383232票，兩人只相差4565票。在情勢不看好的情形下，謝長廷決定由台北轉進高雄發展，明知其難而為之，及早準備佈置，經之營之，從事他政治生

涯破釜沈舟的一役。由於高雄三大家族與吳敦義的內在矛盾，加上白冰冰錄影帶事件，吳敦義一盤穩贏的選戰在最後逆轉。高雄市的「變天」，使南台灣綠化，造成有人戲稱「中華民國在台北」、「台灣國在南台灣」的新形勢。也有人認為這是「南方革命」、「南北平衡」的開始。

在台北市長的選舉，「尊王保馬」的效應發酵，馬英九獲得766377票，得票率為51%；陳水扁獲得688072票，得票率為46%；新黨的王建煊僅僅得到44452票，得票率為3%，與趙少康在前一次台北市長選舉所得到的424905票及30%的得票率，顯有天壤之別。選民對陳水扁施政的滿意度為76%，但其得票率為46%，其間有30%的落差，可說是一個真奇怪的現象。

對於這種落差的現象，有許多不同的解讀。主要因素可以歸納為幾點：

第一、馬英九對市政雖然沒有經驗，但是他長期建立的形象，使陳陣營難找出有效攻擊的著力點。

第二、李登輝總統最後祭出「新台灣人論」，使陳陣營臨時不知如何應付破解。在競選初期，陳水扁講了一句話，「年底市長選舉是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對抗中國新黨的馬英九」，而被馬陣營指控為「挑起省籍戰火」、「製造族群對立」。這種先下馬威、打人喊救人的指控，使陳陣營在選舉過程中無法有效掌控「族群情結」之爭議。

第三、新黨支持者積極從事「分裂投票」，做而不宣，「外省人」的「族群情結」展現威力，其傷害的程度大出陳陣營所料。據陳陣營權威人士的預測，趙少康選舉台北市長時得42萬票以上，王建煊最少也會得15萬票，那知王建煊的實際得票

不到4萬5千票。開票結果，「本省人」對陳水扁與馬英九的支持約為五分五分，而「外省人」雖有很多人肯定陳水扁市長的施政成績，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投票給他。「二人打一人」，「二黨打一黨」造成陳水扁的落選。

第四、國民黨「主流」及「非主流」大動員，以期「光復」或「復辟」。陳水扁主政四年之間，其政績有目共睹，得到選民76%施政滿意度的肯定，並使台北躍進為亞洲第五位的好城市。對國民黨而言，無論陳水扁的政績多好，「首都」既淪陷，情何以堪？尤其，陳水扁超人氣，被公認是公元二千年民進黨最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因此，這一場市長連任的戰役就被視為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的前哨戰。在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也就合流，合力打扁，「光復」也好，「復辟」也好，動員所有的資源及手段（抹黑等等），志在必勝。不但主流與非主流合流，也用種種方法收編新黨。

第五、中國因素：在三合一選舉過程中，除了所謂省籍情結，也有中國因素的介入。在選舉期間（1998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中國有一群「觀選團」悄悄抵達台灣。這個觀選團一行五人，是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台灣問題專家。他們以學術交流的名義來訪問台灣，其任務是就地觀察選情，分析研判，再向北京中央彙報。

自1996年台灣總統直選及1997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勝以後，中國當局對台灣的選舉特別注意關心，想盡種種方法要瞭解及影響台灣的重要選舉。除了繼續武力威脅之外，中國新強調的策略就是要影響台灣的選舉，在台灣內部培植親中國的勢力，尤其是親中國的媒體、團體、代言

人，營造對他們有利的台灣政局。因之，經過這種實地勘查的觀選，想深入瞭解台灣民主政治、選舉的型態，同時，更想盡辦法要削弱壓抑民進黨及其他獨派的「台獨勢力」。就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選定在三合一選舉的前夕，與國民黨合作，邀辜振甫訪問中國，舉行辜汪會及辜江會，並不是偶然的。同時，中國資金大量介入台灣選舉的種種傳說報導，顯然並非空穴來風。

至於立法委員的選舉，雖是關係中央執政權的重要選舉，但並沒有得到相對的重視。第四屆立法院總席次擴增為225席，國民黨贏得123席，有穩定的過半數。民進黨總共有70席，較預定少，是小敗；新黨僅獲得11席，可謂大敗。此外，建國黨1席，新國家連線1席，民主聯盟4席，非黨盟3席，但都未達到5%得票率的門檻；無黨籍及其他共為12席。國民黨、民進黨及新黨的得票率分別為46.4%，29.6%及7.1%。

國民黨回復以前一黨獨大的局面，很多省議員改跑道，地方派系大舉進入立法院。民進黨的70席，不到三分之一，在立法院的氣勢顯不如前，受到建國黨及新國家連線另起爐灶的影響，而獨派如何整合是很多有心人所關切的問題。新黨這次北高市長選舉，在最後關頭予外界「棄選」的觀感，波及立委的選戰，僅得11席，而重量級的大老大部分落選。在事後很多的解讀中，一般的結論是黑金賄選的問題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愈來愈嚴重，這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隱憂。有民主自由而沒有法治，民主自由將落空。

雖然在三合一的選舉過程中，統獨問題不是抬面上注意的焦點，但是，民進黨內

部在檢討此次選舉的挫敗時，則引起所謂的台獨黨綱是否應修改的爭議。民進黨黨綱是台獨黨綱或公投黨綱？黨綱有罪？如何補救才能勝選？因此，也在民視舉行了一場公開的電視辯論，正反雙方據理力爭。由於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對創黨理想及選舉策略的見仁見智，一時尚難得到圓滿的解決。

新台灣人論與國籍癥結

比台獨黨綱更引起爭論的是所謂的新台灣人主義。李登輝在最後為馬英九站台的關鍵時刻，提出「新台灣人」的觀念為馬英九解危吸票，顯然大成功。事後，有不少人都爭相出面，異口同聲強調他們很早以前就提出了「新台灣人」這個觀念。

什麼是新台灣人？誰是新台灣人？新台灣人之外，是不是有舊台灣人？新台灣人與舊台灣人有什麼不同？誰是台灣人？誰才是真正的台灣人？這種觀念的提出是為著選舉的勝利，或是為一種長期的心理建設？這種觀念要台灣人走出過去的悲情，是不是要忘記過去或忽略現在？新台灣人是不是也是中國人？為什麼中國當局如此反對新台灣人？新台灣人運動到底是什麼？是不是值得提倡？來日方長，我們應好好思考探討。

其實，今日的台灣不應該有「省籍情結」，不應該有「新台灣人」與「舊台灣人」之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經過五十年的共同生活，大家命運共同，早已都是台灣人，何來省籍之分？凡是真正認同台灣為國家的人就是台灣人。過去蔣政權刻意造成並強調「本省人」與「外省人」之分，是外來政權在台灣要達成

「分而治之」的目的。不過，由威權政治到民主政治，「外省人」這個名詞已經不適合於今日的台灣社會；如有必要，以「新住民」稱呼較為適當。

今日台灣社會有的是「國籍」癥結，不是「省籍」情結。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不是「本省」與「外省」的關係，而是二國的關係。台灣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中國的一省。我們都是台灣人，不是中國的人。今日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

統獨之爭不應該與族群對立劃上等號。講到國家認同時，就將「製造族群對立」的帽子戴上對方是不對的。

國家認同的問題不是省籍情結，而是國籍癥結，是當前國內的亂源。過去以反中國「共匪」為名的政客，今日搖身一變，去中國認「共匪」親「共匪」，串通武力威脅台灣的敵國。經由別有用心、另有企圖的媒體加以渲染，造成更大的混亂困擾，影響民心社會的安定。加上五十年來執政的國民黨「一個中國」自欺欺人的教育文宣政策，造成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錯亂，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總之，唯有解除國籍癥結，台灣國才有真正的安定與安全。咱們必須破除省籍情結，並且要有堅強而明確的台灣國國籍認同、國家認同。凡疼惜台灣，認同台灣是一個或應是一個國家的人就是台灣人。就這個意義，「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台灣人。

凍省的實施

1998年台灣政局的另外一個重要發展就是「精省」或「凍省」的實施，邁離四個層級的政府制度，朝向二級制政府。台灣

省政府的終結也代表台灣歷史的新頁，脫離「一國一省」、「一省獨大」的局面，邁向提升行政效率、國家競爭力的大道。這個「國」與「省」重疊無效率的政府架構，自早就應廢除，但一拖竟拖了五十年。

「精省」、「凍省」、「虛省」或「廢省」——名詞的選擇見仁見智——確實經過了一段相當艱難的路程。1996年底國發會達成「凍省」的共識之後，末代省長就將政府再造與精省工程與統獨掛勾，認為精省就是「搞台獨」，就是要「廢宋」。因此，一人抵抗民意浪潮，挾持媒體造勢與省府員工的反彈情緒，拖延精省的時間與過程，花費巨大的社會成本。

1998年12月21日，台灣省政府精省作業正式開始，末代省長宋楚瑜未經正式交接，就溜之大吉，遠赴美國。「諸法皆空，自由自在」，規避正式移交，但並沒有引起媒體的注意或行政責任的追究。

精省的工作，由過渡時期的省政府（趙守博為省主席）及根據精省暫行條例組成的台灣省諮議會，共同運作。精省是一個繼續運作的過程，還要行政院與立法院共同努力。在各界的壓力下，立法院院會挑燈夜戰，於1999年1月12日夜及13日凌晨通過精省二法——財政劃分法與地方制度法。匆匆立法，問題多多，省、縣之爭不會立即消失。尤其，行政區域是否應重新劃分，將是今年的一個熱題。同時，隨著縣市長權力大幅提昇，地方派系也將大幅改組。

財經危機

1997年7月於泰國引爆的亞洲金融危機，東南亞國協主要國家在短短半年內不

僅股市重挫，匯率貶值幅度也是前所未見。風暴初期，台灣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一般認為，台灣的經濟體質與制度一向較其他亞洲國家健全，外債有限而金融管理也比較嚴格，受到衝擊程度自然較小。然而，自1998年的下半年起，亞洲金融風暴的效應似乎蔓延至台灣，出口大幅衰退，股市無法止跌、票券公司危機及企業跳票風波頻傳。短期之內，宏福票券、中央票券兩家票券公司發生危機，14家企業傳出連續跳票，其中不乏知名廠商，如海山集團、長億集團、廣三集團、國揚實業、國產汽車等。

面對諸多經濟問題，危機之初，政府欲以擴大內需方案的執行，來改善經濟成長率無法達到預期目標的窘境。連串事件的發生，使擴大內需方案緩不濟急，行政院及財政部便針對經濟成長率下滑、股市風暴、房地產市場冷清的狀況，緊急祭出各種長短期紓困方案，紓困的主要對象為股市、房市與企業集團。

面對股市跌跌不休的狀態，98年年中證期會擬定「股市應變方案」，當中包括2830億的「股市穩定基金」，成員包括公民營行庫、保險業、郵匯局及勞退基金等單位，股市穩定小組的運作是短期性的。此外，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積極紓困部分企業，財政部實施所謂的「雨天不收傘」政策，要求銀行將屆期債務延展六個月，央行則是以釋金降息方式跟進。在房市部分，行政院則是在1998年除夕通過振興建築業方案，由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1500億元，協助業主出清餘屋，同時即日起國宅、台糖開發住宅金暫停兩年。

1999年農曆年前後，行政院及財政部再度推出數項財經套餐：2月7日晚，財政部

為挽救國內股市，緊急推出三大挽救股市短期措施；2月13日，召開「當前經濟問題與對策會議」，為近年來國內少有的大型財經會議，欲討論整理出有效建議；2月19日，修正1500億房貸政策，再移撥300億額度，辦理無自用住宅購屋貸款專案融資，同日，為營造翌日股市開紅盤的氣氛，晚間再緊急推出五大金融再造措施；2月22日，證交稅彈性調整，府會達成共識；2月24日，行政院討論通過「強化經濟體質方案」，預計五月底前執行，其中並未包括證交稅案。

然而，匆忙之間的應變措施，治標不治本，成效並不顯著，反落得過渡干預之名。再者，政策瞬息萬變，甚至出現前後矛盾的現象，此時經濟問題已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已演變為憲法政治危機。以證交稅調整與否為例，從春節前行政院長蕭萬長明確表示不應調降，至今日的政策大轉彎，行政首長演出請辭戲碼，不僅顯示決策過程的粗糙草率，更顯示出雙首長制下，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不符合及不分明所生的摩擦及混亂。

長期以來，政治權力干涉經濟事務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常態，所謂的「台灣經濟起飛」便是政府利用嚴密的動員系統，將大量人力物力投注工業發展的結果。台灣近來所遭遇的財經危機，當然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外在環境的影響。但是，問題的最大根源是政商掛勾盤根錯節，國民黨黨營事業在資本市場扮演的操縱角色，以及本業沒做好、就急功好利靠方便的信用擴充到他業的企業文化。

如何掌握問題的根源，下決心對症下藥將是一大考驗。在高度國際化的時代，政府干預已經無法對抗市場機制本身的運

作，只有讓市場機制自然淘汰體質不良者，台灣經濟才能成為浴火重生的鳳凰。同時，金融風暴也具有產業結構更新的意義，目前，企業受創較深者多為傳統性產業，資訊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的衝擊則較小。政府何不利用此一良機，重整新興產業的發展，而不要不斷推出各項令人眼花撩亂的「政策」與「措施」。

對外關係（包括台灣國與中國的關係）

論台灣的政局，當然不能忽視對外的關係。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國際社會，內政與外交時時互動，相輔相成。就台灣的對外關係，由柯林頓於去年六月訪問中國所發表的口頭「三不」政策，到十月中辜振甫訪問中國的辜汪會及辜江會，衝擊了台、中、美三角的互動關係。

中國推動「大國外交」，與美國建立所謂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此種關係不是軍事同盟關係，而是廣泛交往及嚇阻的關係。在這種新關係的氣氛及中國的壓力下，當美國總統柯林頓於六月底訪問中國時，乃於上海口頭說出所謂的「三不」。「三不」就是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二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要件的國際組織。雖然，三不政策可被解讀為由國民黨一向所標榜的「一個中國」政策延伸推論而來，但是，對台灣確實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及傷害。尤其，「第三不」根本就違反了美國台灣關係法的規定及精神。「一個中國」的陰魂不散，「三不」就會一直困擾台灣國。

柯林頓及江澤民各有如意算盤：柯林頓想以「三不」壓抑日漸擴大的台獨勢力，防止民主的台灣成為引發美國與中國軍事衝突的「麻煩製造者」。江澤民則想借「三不」來消滅「台獨」或「獨台」，經由華府（不是橫渡台灣海峽）來達成併吞台灣的終局目標。

因之，趁著柯林頓三不的餘波，江澤民繼續其大國外交，訪問俄羅斯，獲得了俄國的「四不」，新增的第四不是不對台灣出售武器軍火。但是，江澤民的「三不外交」在他於十一月訪問日本時，踢到了鐵板。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拒絕以書面或其他方式作「三不」的表示，江澤民老怒成羞，以說教的態度要求日本認清侵華的歷史事實，引起日本人的大反感，是江澤民大國外交的一大挫敗。同時，江澤民也在國際媒體面前以激情的語調重申「不放棄武力犯台」，赤裸裸露出黷武霸權的本色。

同時，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到柯林頓在上海的「三不」所營造的中美蜜月關係，目前也正急轉直下。美國國內各界對柯林頓與中國全面交往的政策，批判之聲愈來愈大。

在新的一年，美中關係正遭受新的挑戰，包括：中國對異議人士的鎮壓變本加厲，對人權保護開倒車，中美貿易對美國所帶來的鉅額逆差，美國眾議院調查委員會主席寇克斯有關中國竊取美國敏感軍事科技的報告，美國轟炸伊拉克，美日正在規畫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可能包括台灣在內。

另一方面，台灣國與中國的關係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辜汪會」、「辜江會」之後，似有解凍的跡象。汪道涵來不來台

灣訪問，何時來，附什麼條件，正是一九九九年來媒體的一大熱題。

不過，新年以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又再度緊張起來。台灣與歐洲的馬其頓建交的突破性發展，使中國的三光政策露出破綻；中國抗議脅迫無效後與馬國斷交，又在聯合國安理會對聯合國駐馬其頓維持和平部隊的延長案，罔顧歐洲的區域和平，濫用否決權做為報復手段，引起歐洲國家的憤慨。同時，中國併吞台灣之心，愈來愈迫切，對台灣的威脅也愈來愈大。最近，台灣新任的國防部長唐飛公開表示，中國已經完成跨世紀的軍力規劃而正積極發展高科技資訊戰與巡弋飛彈，現在每日至少有120顆飛彈對準台灣。同時，新任的國家安全局長丁淦洲也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滲透層面廣而深，政府內部人員被中國收買（赤化）的情形很嚴重，而中資侵台的問題也日漸嚴重。

武力威脅，破壞台灣的國防，瓦解內部的心防，是中國要併吞台灣的策略。中國自己拚命擴大軍備，強化對台灣的威脅，但極力反對台灣的軍事採購，尤其目前正傾盡全力，要防堵台灣加入美國在東亞TMD的防禦系統。據報導，中國對準台灣的飛彈在不久的將來，會增加到650枚。

自中美蜜月氣氛消失後，中國處處與美國作對，已漸漸成為美國的心腹大患。由多次民調顯示，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中國將是廿一世紀美國的頭號敵人，會嚴重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因此，中國威脅論及重新圍堵中國的呼聲，日漸升高。要防止中國向西太平洋擴張，台灣居於不可取代的戰略地位。假使台灣出現缺口，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中國的戰略將完全失

敗。要之，美國根據實施已二十年的台灣關係法要保持台海地區的和平，一方面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有很大的助力，另一方面也是為著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就台海的和平與安定，台灣國與美國有共同利益，須攜手合作。台灣以個別及集體自衛的行動，維護自己的生存發展，是天經地義的國際法基本權利，及時適當參與TMD的防禦體系，將有軍事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正面意義與功能。為台灣國的國家安全、生存發展，現在正是運用智慧與勇氣，做慎重明智選擇之時。

1999年的前瞻

展望1999新的一年，對外及對內關係當然要兼顧。對外關係，一如往常，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須及時密切注意、評估及因應。就內部發展而言，如何由長、短期著眼，治標又治本，解決財經危機，恢復並強化台灣的經濟力、競爭力是急切的要務。新擴大的立法院在王金平院長及饒穎奇副院長新人領導下，如何運作作為，尤其及早通過公民投票法，正是國人特別關心的。此外，有二項特別值得一提是憲法的第五次修改及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

（一）憲法的第五次修改

在今年國內政局的發展中，一件大事將是憲法的再度修改。一機關多階段、以議題切割的方式修憲，已成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後，四次修憲的模式。這四次修憲的結果為：第一次，1991年，國會全面改選；第二次，1992年，總統民選及地方自治之法源；第三次，1994年，總統直接民選；第四次，1997年，雙首長制的建

立及省虛級化。在雙首長制下，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立法院的同意；行政院長，時時戰戰兢兢，實質上已經成為總統的幕僚長。而精省工程將使台灣省虛級化。

今年第五次憲法修改，可能的議題包括：公民投票入憲；國會改造（單一國會一院或兩院制）；總統選制（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單一選區兩票制；立委及國代任期的延長。憲改的政治角力，結果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二）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

三合一選舉的結果及凍省的開始，使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提前浮上檯面。在後李時代，誰將成為台灣新世紀的領導人是今年大家所特別感到興趣關切的問題。由摩西講到約瑟亞，由亞里斯多德講到「李摩西太郎」，新的領導人應具備如何的條件，才能擔負起台灣國對內、對外的重擔，已經引起一連串的關心、對話。「誰配誰」的猜測更是媒體擅長的遊戲。

在國民黨方面，副總統連戰自搬入總統府辦公，就積極為二千年的大選做準備佈置，開始「走透透」的行程。去年12月21日精省作業開始，連戰心腹大將趙守博入主省政府，幫助連戰在省府建立強有力的橋頭堡。在過渡的頭半年，省府仍將維持現有的組織與人力。今年7月1日開始，進入組織調整及人力撥移的階段，為時一年半，跨越二千年的總統大選。換言之，在總統大選時，趙守博仍掌握相當大的權力

與資源。透過趙主席，連戰是不是能拔除宋楚瑜的舊樁，將宋家軍轉變為連家軍將是一大考驗。在未卸任前「全省走透透」的宋楚瑜雖失去重要政治舞台，但由很多民調所顯示的聲望，則遙遙領先連戰。

在民進黨方面，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連任，雖意外落選，但「打斷手骨顛倒勇」，人氣旺盛，所到之處，扁迷跟隨，陳水扁之友社急速發展膨脹，扁帽工廠生意興隆。阿扁仔的落選，他的支持者都有切身之痛，在傷心痛哭流涕之餘，既不甘也不願，對阿扁仔競選二千年的總統，充滿著無限的期待與支持。顯然，經過一段沉潛及學習之旅，他不久就要迎接新的大挑戰。過去李登輝情結所代表的台灣人情結是不是會轉移到陳水扁身上，將是值得密切觀察的趨勢。順「天命」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要宣揚他的理念，已再度展現強烈的企圖心。民進黨如何處理「四年擇一條款」，落實民主又能集結力量，戰勝總統大選關鍵的一役，走向執政之路，正是跨世紀的一大機運與考驗。

展望不久的未來，台灣選民將如何運用智慧、判斷與膽識，迎接新世紀對台灣國的考驗？

台灣是一個海洋文化的海島國家。台灣國有做為世界第一流國家的條件與潛能。展望新世紀，台灣人是不是能夠奮起直追，集結個個分散的力量，向正確的大方向去邁進發展？但願真正疼惜台灣，認同台灣國的人能共同打拚奮鬥，有志竟成！◎